



今天是祖母去世三周年的祭日,我的内心涌动着一波一波的悲恸,夹杂着无法言说的酸涩与感伤。我无法平息梗潜在胸中的长痛和哀伤,要用一支浅薄的笔,为老祖母做一次“永恒”的天堂画像,为逝去的亲人点燃三炷心香!

祖母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,对儿孙和生活,有朴素又坚强的大爱。她青年守寡,30岁的时候,我的爷爷患肺病去世,留下两女两男四个孩子,生活境遇十分艰难。1958年,天灾人祸,哀鸿遍野,祖母掰树皮、挖草根,和上一点点粗面糊糊,做成孩子们赖以填饱肚皮的一日三餐。她常年挨饿,严重营养不良,走起路来踉踉跄跄。更为不幸的是,灾荒还夺去了她最聪明伶俐的小女儿。丈夫离世、痛失爱女,生活的惨淡与悲伤刺激着她的神经,侵蚀

着她的情感和肌体,她从一个强健明朗的女性,慢慢干枯,成为一个只剩下一副高大骨架、生命枯竭的老妇人。

她原本是青春伶俐的,却因生活的变故而眼神犀利、处处多疑,攒动着全身的气力,显得格外“好斗”——这其实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,她要保护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,与各种世俗的偏见和误解做斗争。但是,这显然不是她的擅长——我的祖母几乎没有什么心眼,斗智的事情使不出一招半式。生活的磨难,世俗的眼光就要把她逼疯了,她时时刻刻对周围保持着有轻微敌意的高度警觉。一旦有对这个风雨残破的家庭不利的苗头出现,她就会情绪过激地对抗。时间久了,紧张的情绪渐渐破坏掉了祖母的理性和思考力,1970至1973年这段时间,她一度神智不清,一日

天堂画像

□ 谢 丽

三餐也不晓得进食。“娘,你吃一点吧。这是我俩从街上买给你的鸡蛋糕!”我的父亲是祖母的长子,那时他已经十五六岁了,小叔叔也年满六岁,他们把鸡蛋糕掰成一块一块的,送到祖母的嘴里。祖母平躺在床上,呆滞无神的眼睛直盯着房顶——她也许在想,儿子过几年就要成家,她有什么心力让日子继续,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……“娘,你嚼一嚼啊。”父亲和小叔叔用手托住祖母的下颌,用尽力气,才让祖母咽下了一口蛋糕。

祖母的长子——我的父亲终于长大,父爱的缺失和这份特殊的母爱,让他比同龄孩子更早熟,更有力量 and 责任感。他依靠自己的力量,不仅娶妻生子,还抚恤幼弟,体恤老姐,给一生苦难附身的老母亲一个安稳的晚年。

多少年过去后,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,让老祖母苍老的躯体重新焕发生机,她竟然安安稳稳、无病无灾地与我们四世同堂,和乐融融地一同生活了近20年。2016年,年近九十岁的祖母在阴雨天跌了一脚,致使一条腿粉碎性骨折,再也难以恢复正常行走。继而,她的心脏也衰老到枯竭的边缘。父亲和小叔极力排众多医生的建议,为祖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。然而,这也仅仅为她换得了一年多的生命。

这一年,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小叔叔以及老祖母的生活质量差到极点。病痛让老祖母彻夜难眠,她仰躺在床上,不能翻身,不能蜷曲,神智渐渐混乱的老祖母在黯黑的夜晚,开始骂天骂地骂阎王,最后又把一切的罪过归置于她的儿子儿媳们。父亲一遍遍为祖母翻身、搓洗、换成人纸尿裤,把便后的床单、被褥、衣物等一起运到村南的老河道去清洗,还要陪着笑脸,承受老祖母无休止和端由的谩骂……我的父亲、母亲和小叔叔算得上是真正的孝子孝媳,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祖母,直到2017年,祖母驾鹤西去。

我的一支浅薄之笔,描绘不出祖母一生苦难的三分之一。我沉浸在时间无法治愈的悲伤里,默默地再为祖母续上两柱心香。脑海中又翻腾浮现出,她等我放学回家的种种画面,她对我外出求学时的种种叮咛,这些都是回忆里关于这幅天堂画像中最温暖珍贵的部分。哦,我的老祖母,愿天堂无痛,有爱长存,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

甜

□ 仲玉文

我老家村西就是黄河苏阎险工,沿堤筑有二十四道大坝。早些年为了加固堤防常需村里出工,于是这里就有了苦差和甜差之分。

所谓苦差,主要是内河工程出工,按出工时间生产队会给记工分;甜差是指黄河工程出工,干完活黄河修防段发给现钱。大家都想出甜差而不想出苦差,生产队为了公平起见就列出单子,甜差和苦差都由队里劳力轮流去干,我父亲当生产队会计的时候就有两个小账本,一个记苦差,一个记甜差,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又井然有序。

及至我考上学时已实行了生产责任制,生产队没了,出差也就不再派单子,来了苦差就按人头分,有了甜差就自愿参战,人多人少干完活按人分钱。

那年暑假正好来了甜差,是黄河里运来了一轮船防洪用的石头,需要背到黄河大坝上。背石头的活也是村里常有的甜差,每家都备有自制的专用工具——“背板子”。背板子制作并不复杂,一块25乘50厘米左右的长方形或者上头窄下头宽的木板,下头钉上一截方木横棍,木板上打四个孔,穿上两根麻绳作为背带,背带靠肩膀处缝上旧围巾或者穿上两只旧鞋底来增加接触面,避免麻绳勒进肉里。

见有这甜差,父亲就忙着找背板子要去背石头。我看了看年近半百身材瘦削的父亲,对他说:“爹,您年纪大了,这活咱别去干了。”他一边找背板子一边回答:“有机会我得多挣点钱,你上学时也能宽裕点。”我心头一酸:“我今年都十七岁了,我替您去。”“不行!你还没成年力气短,我干惯了没事的。”见争不过父亲,我只好说:“那我也去!”说着就从父亲手里夺过背板子,跟他一起出了门。

翻过大堤来到黄河大坝上,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大家看到我也拿着背板子来了,就和我打招呼:“大学生也来了啊?这可不是你干的活。”“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了,还来受这份罪?这可比不得在大学念书啊!”因为我是村里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考出来的“大学生”,大家也对我非常照顾。

背石头看起来简单,可是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。一路上像极了闯关游戏。第一关是过桥板,就是从船甲板背上石头,要过一条窄窄长长的木板,称为桥板。桥板一头搭在船上,另一头在河岸上,桥板虽然挺厚,由于人多石重船不稳,走起来总是一动一动的,真吓人。弓起腰板小心翼翼地从桥板上走下来,就到了第二关,这是最轻松的一关,就是要走几十米高低不平但无险要处的土路,就到坝前了。爬坝子是第三关,一座坝就像一座小山,大坝坡度足有六七十度。到了最后一关,这一关就是卸下背上的石头,这对我这个初干者来说还真有点难度,必须使尽全身力气猛地往一边甩出去,不然石头就容易砸到自己的脚。分钱的时候,父亲说:孟全(我的乳名)背得多,就按半个工算吧。大伙却说,那哪行?一人一份的规矩咱不破。背石头虽然苦了些、累了些,看到满满的收获,心里还是甜蜜蜜的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父亲已不在世上,母亲也进城养老多年,我回老家机会少了许多。今年疫情缓解后的一天,金太阳志愿者协会的张会长给我打来电话,说星期天去我们村慰问几位孤寡老人,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带着去。从大年初一我回村拜年之后,疫情一度紧张,已好久没有回老家,很想去看看那里的人,那里的水,那里的石。于是我欣然应允:“好,那就跟你们出趟‘甜差’吧!”

来到村西头黄河大堤上,想找到我背过的石头合个影。可那石方已重新整理过,一样的石头怎么能认得出哪块是我背过的?也许那些石头早已抛下坝头成为中流砥柱了,也许还隐在石方中蓄势待发。我默默地看着石头,石头们也好像在看着我,正在对我还说着沿黄人民的勤劳、勇敢、朴实、善良……

最难忘

古风新韵(五首)

□ 崔同凡

早市卖鲜

鸡啼晓月星尚繁,
草帽村姑已出摊。
如玉新笋盈水嫩,
银杏直教人流涎。

品尝烟火

消夏邀约烧烤园,
品尝人间火与烟。
百家小吃各具味,
一串人生有酸甜。

刀削面

巧手托起白玉团,
表演厨艺一招鲜。
纷纷飞蝶随刀舞,
落入沸锅上下翻。

观刈麦

喜看铁牛啃夕阳,
转瞬吞尽千顷香。
从此镰刀可入库,
麦浪滚滚自入仓。

机收人闲

机收机种追柳凉,
醉听鸟语弄笙簧,
白发野老侃水滸,
争夸一百单八将。



曹 风

多雨的季节

苗 青 摄

人上了年纪就容易执拗,尤其是当过兵的人。

父亲为人正直,本来就不苟言笑,再加上前几年脑血管有堵塞的问题,70岁的人了更是寡言少语,每天也就喂喂狗,扫扫院子罢了。但最近却不知道上了哪股子犟劲,不声不响联系了几波木材贩子来给定价,也不与我和哥哥两人商量,就把满厂的还未成材的杨树都给卖了。我问父亲为何一门心思要卖这些杨树,树贩子给的价格也是便宜很多……但是他却不搭话,只顾埋头抽烟。我又说,这些杨树一个夏天辅助咱们冷降降温省出来的电费要比树价更多。但他也只是吸着烟自言自语道:大家都伐咱们也得伐,村党支部会上说了几次了……这时我才恍然大悟,这个老人不光是我的父亲,他还是个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啊。确实,近些年,杨棉杨絮一到春夏交集时就“肆虐”街头,给群众的生活出

行和生产安全都带来了很多不便和隐患,街道办和村里提倡的砍伐杨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。

这些杨树足足伐了三天,没有了杨树,厂房虽然有些突兀,竟然多了些光亮,像极了记忆里几十年前建厂之初的模样。



父亲和他的杨树

□ 付加波

其实我并不是在意树价多少,不过每看到这些大杨树我就想起有一年夏天的事情。那年,父亲经营数年的食品工厂经历了停产清算,他就又回到果蔬冷藏的老本行,无论精力还是财力都还没从当中恢复过来。父亲那些日子整个人都很憔悴,一下子像是老了好几岁,我却年少不知事,暑假的时候非要买一台价格不菲的笔记本电脑带回学校。那天我依稀记得,父亲也是抽着烟端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,也不嚷不骂,任我哭闹游说,后来父亲踩灭了烟头指着院墙说:“卖了这一圈杨树就给你买,来年咱们再种上……”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不抽烟,但我也成了那个坐在厂院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的经营者,那台杨树换来的笔记本电脑也早已不知了去向,而父亲栽种的大杨树去了又来,一茬接过一茬,给我们带来了价值,陪我们度过了诸多的苦与乐,见证了我的成长,也有了我和它们的故事。

长河浪花



突然有一天
娘的白发开始疯长
任她唠唠叨叨
却怎么也除不尽心中的惆怅
娘好怕就这样变老
不再记得年轻的模样
多想擦干娘的眼泪
替她留住青春的力量
我要把娘的白发变黑
再次看到娘的风光
听她唱一曲《红灯记》
续说喜儿的梦想

一地鸡毛

□ 方晓春

说来也巧,“解封”当日,一双珠颈斑鸠选择了与我们家比邻而居,繁殖后代。不速之客的到来,孙娃们无不为之雀跃。

其实,去年也有一对斑鸠夫妻将爱巢筑到了家门口,也许是初为鸠父鸠母,经验欠缺,新家本来是建在了楼北边凉台的防盗网内,可整个陋巢仍暴露在外,很不保险。为了避免日晒雨淋对孵化的影响,细心的老伴找来铁丝、胶板等,替它们增添了坚固防护设施,好让它们在安逸舒适中孕育未来。今年的这对鸠伉俪,胃口倒就更大,居然把家直接安在了离我的睡榻不足两尺远的地方,正好在窗台两扇梭窗的夹层中间,大有鸠占“鹊巢”的来头。任凭风吹雨打,鸠自气定神闲。

迷恋养鸟已是旷日引久,从黄口开裆掐指一算,约莫一甲子。在老家晚辈们都戏称我为“鸟叔”。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回家的途中,发现两个小男生手中各捉着一只还不能飞的小白鹭,隐觉不妙。为了白鹭不受伤害,我冒充

地方派出所工作人员实施了拦截。自从有了小白鹭,我每天都要外出找来新鲜螺蛳鱼虾等野味精心喂养白鹭,雏鹭很快成长为健壮的大白鹭。几个月后我决定割爱放飞,回归蓝天。白鹭居然飞出后一次次飞还,不愿离去。望着它们在空中悠然展翅并一反常态的情景,心想:莫非白鹭是在用违背背自己天性的最高礼遇来回馈它们的救命“恩人”。

斑鸠似乎也很通人性,深知能与“鸟叔”为邻只有安稳、没有伤害。而我,夜掩窗帘绝不制造一星半点噪音,生怕吓鹭侣。小斑鸠破壳而出,时不时有微弱的“叽叽”声发出,嫩小的嘴巴不停地在鸠母的腹羽中探寻温饱。小生命的诞生为“鸠两口”增添了太多的欢乐,天天“情歌”声声。近距离的谛听,顿觉得深沉而悠远,有一种极其独特的韵味。

小斑鸠在一天天长,甚是可爱。本打算给外孙一个惊喜,打开窗户拍一段清晰的视频。当时满以为为鸠妈会吓退惊飞,可结果拒不配合,极不友善。不但飞离反而怒目圆瞪,蓬松全身羽毛,张开白边尾羽,用翅膀接连攻击我的手机,其力度令手指有些隐隐作痛,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在此尽显无奈。我索性将它一把抓起交给一旁的老伴,快速视频拍摄,待我扭头一瞧,斑鸠的两个翅膀还在拼命地扇动,羽毛如雪花在卧室上空



曼舞,房间地板满是鸡毛,连床上都是,狼藉一片。最终斑鸠拼命从老伴手中挣脱,慌不择路,夺窗而逃。漂亮的尾巴却留在了老伴手里。老伴拿来扫帚一声不吭地收拾残局,好一会儿工夫终于发声了:“我的过错我负责,斑鸠不养我来喂,绝对饿不死,你就放宽心……”老伴一语点醒梦中人。想当年老伴曾经还是职业鸽手,一养数百对,经验甚是丰富,对于喂养区两只小鸠岂不是小菜一碟?

鸠妈演绎了一段断尾求生的悲壮场景,爱鸟之人实感恹意。几小时过去了,半天过去了,就是难见鸠爸鸠妈的影子,看来这次真是的情断意绝了。黄昏时分,异常温馨的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,一只有的与一只无尾巴轮番为小鸠送来丰盛可口的晚餐,这个情景令我喜出望外,尤为感动。难道这就是爱的胆量、爱

的约定、爱的奉献?后来几天里,老伴用苞谷、绿豆、小麦等放在巢边,以贴补备用。往后的日子,大鸡小鸠粮多草广、丰衣足食。

就在两只小斑鸠羽翼已成,振翅待飞的头天清晨,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画面。我快速拿起手机,立即连接上自拍杆娴熟地为斑鸠一家拍了一张极其珍贵“全家福”。这时候,我和老伴会心地笑了笑……

虽说斑鸠是一种很普通、极常见的小鸟,其身价完全没有白鹤、朱鹮、丹顶鹤它们“高大上”,但它们也是野生家族的重要成员,与人同为自然之子。人给鸟以安宁,鸟还人以吉祥,在共同的家园里和谐共存。鸟儿的歌声是自然界最动人的声音,只有让清越、美妙长久萦绕在耳畔,人类才永远不会孤单。

